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五十一至  
二十二下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黃壽齡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謄錄監生<sub>臣</sub>雷琳

謄錄貢生<sub>臣</sub>吳士英

謄錄監生<sub>臣</sub>任以依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孫亮

侯官

孫休

景帝

孫皓

歸命侯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見愛  
孫金公生常謂太子和和子母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  
自結數稱述金尚女勸為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遂

立亮為太子以金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  
守滕胤為太常並受遺詔輔政明年四月權卒亮立大

赦改元建興

謹案陳志改元下不書建興二字似為脫漏

漢延熙十

五年也閏月諸葛恪殺中書令孫弘以恪為太傅胤為

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

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諸葛恪帥師遏巢

原注

祖了反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魏將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  
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戰於東興大  
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全氏為后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  
二月諸葛恪至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復帥師伐魏  
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士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冬十月大饗羣臣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  
赦以峻為丞相廢齊王奮為庶人殺南陽王和和妃張

氏死之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春申改明年元曰五鳳

五鳳元年秋司馬桓慮謀殺孫峻立太子登之子不克  
皆自殺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舉兵討  
司馬師來請兵閏月壬辰孫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  
軍留贊將兵襲壽春至東興聞欽等敗壬寅進至索臯  
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  
引軍還二月及魏將曹珍遇於高亭與戰珍敗績誕別

將將班敗留贊於荪陂及將軍孫楞將修等死之以文欽

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

魏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

謹案陳志孫峻傳作張邵繇恂

等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峻殺朱公主使衛尉馮朝

城廣陵以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以

馮朝為監軍使者

謹案馮朝監軍事陳志書在十二月

督徐州諸軍事民

飢軍士怨畔功費甚衆竟不克城

太平元年秋用文欽計將伐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將

軍呂據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  
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孫峻卒從弟偏將軍緄自為侍  
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據等還己丑大司馬呂  
岱卒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緄不聽癸卯  
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緄緄  
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  
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  
騎攻胤胤兵敗死之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



州皆夷三族十一月緄自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  
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不克死之十二月使五官中郎  
將刀玄告亂於漢

二年夏四月大赦亮始親政緄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  
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軍  
子弟年少有勇力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  
長日於苑中習馬亮數出中書視權時故事問左右侍  
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

後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持銀盃并蓋往黃門嘗從藏吏索宮中莞席吏言宮席有數不敢與銜之乃投鼠矢蜜中亮問黃門曰此器既蓋覆何緣有此召問藏吏吏叩頭亮曰向黃門從汝有私求邪吏曰求宮席臣不與也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竟亮曰此易知爾令破矢矢中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中燥黃門所為也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原注  
裴松

之曰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矢故成亮慧五月魏征東

大將軍諸葛誕舉兵討司馬昭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援誕魏師圍壽春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孫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鎭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

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繇怒九月己巳殺異於鑊里  
辛未繇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  
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全懌等自壽春詣魏師降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魏師克壽春誕及左  
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魏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安  
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孫  
繇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繇九月戊午繇以  
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

亮為會稽王立孫休永安三年會稽郡謠言王亮  
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  
以聞黜為侯官侯遣之國道鳩殺之時年十九衛送  
者伏罪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喪葬之  
賴鄉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  
盛冲受學太元二年封琅邪王居虎林夏四月權卒休  
弟亮立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

於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  
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亮廢孫  
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  
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  
行至曲阿有老父見休謹案今志作於休宋本作  
于休此作見休較明晰叩頭  
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  
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  
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

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  
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  
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  
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  
官陪位繚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  
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漢景耀元年也謹案陳志  
此下有冬  
十月壬午封孫繇等詔  
似不應刪恐係脫漏冬十月己丑封南陽王和子皓  
為烏程侯德錢唐侯謙永安侯羣臣請立皇后太子休

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謙抑不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寮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



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寮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緄即日伏誅

謹案因學紀聞曰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緄有叔孫昭子之

斷吳之賢君也

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為中軍督

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

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

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

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

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

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

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  
道當由士民之瞻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  
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  
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  
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遺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  
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  
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

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  
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  
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大古盛化未可卒致漢  
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之則損削侵  
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  
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休殺其故主侯亮是  
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五年秋八月乙酉立朱氏為后戊子立子暉為太子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爾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朕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朕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暉暉音如湖水灣澳

之灣字箇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靈寔音如兕觥之

觥字界音如玄磬首之磬

原注下研反

次子名鉅鉅音如

草莽之莽字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

衣下寬大之褒字焚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

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

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忌避其普

告天下咸使聞知

原注裴松之曰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

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休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說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前修

垂嗤嗤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冬十月以衛將

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惟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朕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

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論講書爾  
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  
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  
事朕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  
意特有所忌故爾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  
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  
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朕有所及爾王務學業  
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



朕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爾何至  
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  
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  
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  
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故尤患忌休雖解  
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  
冲等入是歲使察戰鄧恂入交趾調孔爵大豬

原注裴松之曰

察戰吳官號今  
揚都有察戰卷

六年夏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諸諡先是科郡上手二千餘人送建業而恂調孔雀一二十頭復使郡民送之民憚遠役故興等扇動兵民招誘諸夷爰亂冬十月漢以魏大舉入寇來告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漢末帝降魏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諸諡等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丞相濮陽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將軍陸抗撫軍將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漢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貲財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壬午大赦休寢疾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太子暉拜之休把興

臂以託之癸未休卒時年三十諡景皇帝

原注裴松之戴抱朴子曰

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南陽王和長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

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

陰喜而不敢泄休卒羣臣尊朱后為皇太后時漢初亡  
交趾携叛國內震懼欲立長君左典軍萬或昔為烏程令  
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  
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  
說朱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  
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  
三改元大赦

元興元年秋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

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如  
舊章九月黜朱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母何  
氏為后冬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章王次汝南王次梁  
王次陳王立滕氏為后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  
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  
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羸暴驕盈多忌諱好酒  
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諧諸皓十一月殺興布夷  
三族十二月葬孫休於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原注

吳歷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

魏置交趾太守司馬昭為魏相國遣壽春降將徐紹孫

或銜命齋書喻皓

甘露元年晉泰始元年春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

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

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

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

將弘璆宣明至懷書首尾稱皓白而不著姓紹行到濡

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有白紵稱美中國者故也  
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皓殺朱  
太后不置柩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莫不痛悼又送  
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長者二人冬十月西陵督  
步闡表請徙都武昌皓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  
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雒遇司馬昭卒十一月乃遣還  
皓至武昌又大赦十二月晉武帝廢曹奐自立魏亡  
寶鼎元年春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



祭司馬昭及還儼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  
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  
不得已而用之爾且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寧歲  
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  
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  
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  
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乎宜遣間謀以觀其  
勢皓陰納纂言遂與晉絕三月殺散騎常侍王蕃八月

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元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  
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劫皓庶弟永  
安侯謙作亂至建業丁固諸葛靚逆擊大破之獲謙皓  
并其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  
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  
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及但反自以為徙土得  
計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  
來破揚州賊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

藩屏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闡立乃至百五  
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  
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  
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  
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又以零陵北部為  
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未  
幾放牧於蒼梧道死皓使黃門徧詣州郡科取將吏家  
女其二千石大臣之女皆歲歲言名年十六一簡閱不

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采擇不已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或上鎮巴丘夏六月起昭明宮  
初權為太初宮方三百丈皓隘之故起昭明宮方五百  
丈號曰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  
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皓移居之以孟  
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和神於明陵祀於太廟  
三年春二月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御史大夫  
孟仁為司空秋九月皓出東關使丁奉出合肥施續入

江夏萬或入襄陽晉荊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丁奉諸葛靚攻合肥不克晉將軍毛晃擊殺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

原注陳志

皓諸王皆無名今不可考

冬十月改元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

皓銜其直諫徙其家

建衡二年春丁奉入渦口晉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萬或還建業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

抗都督諸軍治樂安殿中列將何定譖少府李勗將軍  
徐存於皓皆殺之夷三族仍焚勗屍冬十一月何定將  
兵獵夏口都督孫秀以為襲已奔晉十二月大赦

三年春正月初丹陽刁玄使漢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  
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  
下荆揚之君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有童謠云吳天子  
當上皓聞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及後宮數千并  
率大衆出華里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雒陽以順

天命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是日晦大雨雪道塗陷  
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  
敵便當倒戈皓聞之乃還晉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  
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皓退亦罷夏四月交州刺史  
陶璜襲晉九真太守董元殺之秋七月璜盡平交趾以  
璜為交州牧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  
九月司空孟仁卒冬十二月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  
大司馬丁奉卒西苑言鳳皇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據城叛降晉樂鄉都督陸抗拔西陵闡及同謀數十人皆伏誅夷三族大赦皓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雒陽皓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冬十二月殺右丞相萬彧左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何定姦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布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夏四月殺侍中



韋曜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皓素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冬太尉范曄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發兵自衛斷絕海

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寸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元大赦殺中書令賀邵又誅樓玄子孫

天璽元年夏六月京下督孫楷叛降晉秋七月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

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  
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  
徇首諸郡尚書熊睦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八月歷  
陽山有七穿駢羅穿中色赤黃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  
發天下當太平鄱陽上言石印發文理成字凡二十云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皓  
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朕四世太  
平之主非朕復誰遣使封其山神為王刻石立銘褒贊

至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  
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  
禪國山改明年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冬十二月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畧  
居民初驕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甚  
見寵愛俶父會稽山陰縣卒知俶不良上表云今用俶  
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

謹案

表正今志作表立宋  
本作表正與此合

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

互相告訐彈曲承言繫置犴獄倣因大為姦利暴橫奢淫娶小妻三十餘人事發父子皆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兵三千大赦九月殺侍中中書令張尚冬十月遣兵大佃皖城欲以襲晉晉荊州都督杜預大破西陵督張政皓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三年夏廣州部曲督郭馬等反以執金吾滕修為廣州牧與交州牧陶璜徐陵督陶濬分道討之秋八月以軍

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寸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

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冠軍將軍楊濟副之量宜處要次於襄陽為諸軍節度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剥人面或鑿人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

莫為盡力

晉太康元年春正月

謹案陳志作四年春此作晉太康元年者蓋皓以是年降晉故不數

天紀四年也

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王濬唐彬破丹陽監

盛紀死之進克西陵都督留憲死之克荆門夷道夷道

監陸晏死之杜預克江陵督將伍延死之丞相張悌率

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等拒王渾戰

敗悌瑩震死之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

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



曰坐岑昏皓曰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收昏  
皓絡繹追止已屠之矣皓乃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  
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  
基欲祚之萬世至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  
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  
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  
張悌不反喪軍過半朕甚愧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  
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

背戰爾兵之背戰豈怨兵邪朕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  
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  
哉天匪亡吳朕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  
公其勗勉竒謨飛筆以聞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  
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  
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散  
而王濬順流至石頭司馬卞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  
勲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卞渾曰昔

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畧有江南遂分阻山川  
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閻劣偷安未喻天命  
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  
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  
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皓又遺羣臣  
書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  
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  
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

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戒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  
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  
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  
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務  
於擢賢誠英雋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  
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  
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壬申  
王濬至建業皓面縛銜璧興櫬詣濬降濬解縛焚櫬延

請相見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

謹案陳志注作郡四十二太平御覽

作郡三十三此從通鑑綱目

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

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由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夏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慙之其賜皓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疋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

者拜郎中五月丁亥皓至雒陽庚寅武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爾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忤侍中庾峻問皓侍中李仁曰聞歸命侯披人面削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若此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

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

謹案庾峻稱皓為歸命侯而李仁斥名其故主

恐無是理或傳述之訛

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

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歸命侯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傳之者謬爾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遊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

況人君乎視人君相迂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  
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君子謂仁  
為善諱國惡四年冬十二月皓卒於雒陽年四十二葬河

南縣

原注陳志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

良才改弦易張雖志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月以冀朝不謀夕其焚蕙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



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燠萬物若乃淫虐  
是縱酷被羣生則天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  
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  
而無失節之義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擯故  
也況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寃魂  
滲室薦社猶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  
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  
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諧猶然矧僭  
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  
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議曰亮既冲孺越次而立雖英叡夙成有漢昭之風而  
付託失人無霍光之節且復不密逼露事幾不終替位  
休明惠敢決足以有為而政柄已移屯膏弗光使亮不

得其死蒙受篡弑跼蹐而終皓有混一之勢不恐懼修省爰究爰度而乃窮兇肆虐侈浮桀紂盈貫以速亡宜哉

贊曰彊驚制主江濡流血屯膏小貞竟殪明哲鍾彼戾侯熹凶作孽失險覆宗居然銜璧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二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九上

吳家人

孫堅吳夫人

弟景

孫權謝夫人

弟承

徐夫人

父琨  
兄矯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后

袁夫人

孫亮全后

父尚

孫休朱后

孫和何姬

孫皓滕后

孫堅吳夫人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拒焉堅甚為慙恨夫人謂所親曰何愛一女子以取禍乎如或不遇命也於是許婚生四男策權翊匡一女昭烈孫夫人也初夢月入懷而生策及孕權又夢日入懷謂堅曰昔姪男夢月今復夢日何也堅曰日月陰陽之精至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夫人明惠有斷堅中道遇害策年少統領部曲克取江東殺戮過差夫人每為營救推恩以結將士策之度

浙江討鄒他錢銅王晟等皆應時撲滅將戮王晟夫人曰  
晟與汝父有升堂見母之分今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  
遺一老復何能為策遂釋晟功曹魏騰迂策將殺之士  
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聞之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  
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  
規汝今日殺之明日人皆叛汝矣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  
投此井中爾策大驚遽釋騰及權統業夫人助治軍國  
多有補益令權不送質決計破曹以女妻昭烈皆夫人策

畧也建安十二年

謹案志作建安七年此据志林作十二年

引見張昭等屬以後

事卒合葬高陵權稱尊號追尊武烈皇太后

謹案目錄附弟景傳今闕

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熒

原注又示反

漢尚書郎徐令權母

吳夫人為權聘以為婦特愛幸權納姑孫徐氏欲令夫人下

之不肯由是失志早卒

謹案目錄附弟承傳今闕

徐夫人吳郡富春人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友堅以妹

妻真生琨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

軍在吳納之使母養子登後權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

十餘年權為吳王及稱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

為后權意在步氏不許後以病卒

謹案目錄附父  
現兄矯今闕

步夫人臨淮淮陰人與丞相隲同族漢末其母攜徙廬  
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  
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

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原注吳歷纂  
先尚權中女

早卒故又以  
小虎為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

為王及稱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

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䟽稱中宮及卒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求求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



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于蔣陵

王夫人琅邪人

原注夫人父名盧九

以選入官黃武中得幸生孫和

寵次步氏步氏卒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之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為列侯

王夫人南陽人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居公安卒因葬焉休立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潘后會稽句章人父為吏坐法死后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之者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明年立后為皇后請出嫁其姊權許之

謹案陳志亮立為太子下接云請出嫁夫人之

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是出嫁其姊在立后之前一年與此不同

后性險妬容媚

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權不豫后使問中書令  
孫弘吕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  
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八人權尋

卒合葬蔣陵

謹案目錄附  
袁夫人今闕

孫亮全后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  
俱及潘后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興孫和母有隙乃勸權  
為潘氏男亮納后亮遂為嗣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  
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

書事時全氏侯者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魏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禧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琳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侯官侯后隨之國居侯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殺之吳平后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原注裴松之曰休妻其甥事同漢惠

荀悅識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邪王

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  
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  
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  
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  
懼遣后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  
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  
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峻妹也孫綝益忌  
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

為皇太后孫皓立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

年七月見逼卒合葬定陵

原注裴松之載按神記孫峻殺朱主埋于石子岡歸命即

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入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締絲履從石子岡上丰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父遂本騎士孫權嘗遊幸諸營而何姬觀于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彭祖即皓也後徙居新都遣

使賜死嫡妃張氏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娥改謚和曰文皇帝后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漂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侯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晉軍至皓自為書責己以與植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偽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孫皓滕后故太常屑之族女也屑夷滅夫人父牧以疎

遠徙邊郡孫休立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  
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立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  
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后寵  
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厯后  
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  
蒼梧郡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  
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綬者多矣天紀四年隨皓  
遷於雒陽



議曰三孫之興吳夫人屹為內主有識斷造家為國非此母能成此子乎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齊桓公申天子之禁謂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而內寵遺亂死不能葬孫權恐如袁氏而惑於嬖愛不立嫡后終於廢長立幼以從楚國之舉大亂三世皆英明之主也不能以道制欲知亂本之在而自樹之況庸闇乎亮休皓皆追尊妾母而皓後庭往往佩皇后璽紱其制不足稱也

贊曰鵲巢構德大慶具來巽蠱離昧閑則遂乖始猶正

名終亦僭擬匪實叨稱未足為美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二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四十九下

孫權五子

孫登

宣太子  
羊衛

謝景  
刁玄

孫慮

建昌侯

孫和

南陽王

孫霸

魯王

孫奮

章安侯

謹案孫登傳闕止存附傳羊衛一篇

羊衛南陽人年二十許為中庶子時廷尉監隱蕃交結

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蕃後叛逆衆乃服其先識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鎮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佷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如衛所駁衛官至桂陽太守卒

孫慮字子志登弟也少敏慧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向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

謹案存字上姓未詳

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

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於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

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加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恤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

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  
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考慮弟也少以母王夫人有寵見愛年十四  
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闡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  
述焉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澤為太傅薛綜為

少傅蔡潁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原注吳書張純字元基敦

之子吳錄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  
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和

有志意

謹案陳志作智意

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

傳愛好人物賴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憊怛不復會同飲宴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是時有司頗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



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惜日愛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已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

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  
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  
懽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  
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潁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  
焉故以此諷之其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謹案今志作其後王  
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多有字與此合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  
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  
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

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為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吳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行粲遂下獄誅徙譚交州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

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綜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寮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沈吟者歷年至是遂幽和原注裴松之曰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已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况霸實無間而和為令嗣乎夫邪辟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衆美皆亡

爾騭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  
呂岱全綜之徒蓋所不足論爾驃騎將軍朱據尚書

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沉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  
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忽忽權欲廢和立亮無  
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  
齊晉國擾亂據晃又固諫不止晃曰太子仁明顯聞四  
海今三方鼎峙不宜搖動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意  
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大怒族誅  
正象牽據晃等入殿杖一百

原注吳歷孫皓即位詔曰  
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  
卷五十二下

十

諫忘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  
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

張純

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  
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  
遣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樯故官寮聞之皆憂  
慘以為樯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巢鵲之詩有積行  
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  
以此告寤人意乎及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和還立之  
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乃止夏四月權卒諸葛恪

秉政恪卽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  
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  
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  
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  
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  
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  
休卒皓立其年追謚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  
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

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祀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珣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紫志注作曰使誤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巫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皓悲喜涕泣悉詔公卿尚書詣闕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翌日拜廟薦祭獻



悲感比七日三祭倡妓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理斷情然後止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立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永安山賊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衆數千人劫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但遂到九里固靚逆擊於牛屯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皓

皓并其母子並皆酖殺之俊張承外孫聰辯明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

謹案吳志孫權王夫人生孫和不言生霸此傳末云削基

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烏傷則霸出自謝明矣同母二字疑衍

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睽閱權間之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衡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龍之基頃間二宮並

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  
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  
外昭西北二隅久所伏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  
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  
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  
不得復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  
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  
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

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  
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  
之語易以間達間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  
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  
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  
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  
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  
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於江兕穆以

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竒  
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  
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  
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  
然魯王蚤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  
以親故邪謹案陳志阿以親下重一親字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  
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  
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

孫皓立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卒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皆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

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者  
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  
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  
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  
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  
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  
防茅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  
國詔策殷勤科嚴禁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

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

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

原注漢書

河間獻王德好古實事求是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十九年封為東海王

以為警戒而間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



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  
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今懷憂怖華鎬先帝近  
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間怒錡有收縛之  
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  
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  
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  
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  
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

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  
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  
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  
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  
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慄慄欲  
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  
至願蒙三思奮得戡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  
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

奮奮殺之

原注裴松之曰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

坐廢為庶

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累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吾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封為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張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起其或然掃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

奮及其五子

謹案五子陳志作三子誤考孫皓傳云誅奮及其五子通志亦作五子與此合國

除

原注江表傳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親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

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蔡戰麻藥賜奮奮不受叩頭千下曰

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裴松之曰按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

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

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陳壽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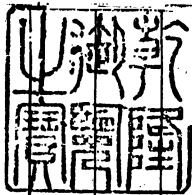
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

禍矣

議曰登慮恭肅順善賢胤嗣也不幸而短折邁凶和以  
次為樹子孝敬明敏足以主鬯失愛見黜非其罪也霸  
奮不軌自取危亡權六子四子不得其死至皓以世嫡  
長孫翦殘支庶殆盡豈其忌刻果於殺戮而氣焰有以  
取之或者天惡其僭故奪去而祝之耶裴松之謂吳之  
傾國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嫡終至滅亡則其  
喪國不在廢黜夫禮國之大閑存亡之所繫也立嫡以  
長乃為義嗣權以和霸黨與讒慝弘多不顧禮律而並

廢黜終於立幼以紊國本則其喪敗職此之由以皓之  
暴而謂和宜廢難與語禮矣

贊曰稱王建嫡青宮多賢一殞兩廢統絕本顛豈意孫  
宗竟如袁氏肉薄骨并大亂三世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五十九

三至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黃壽齡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膳錄監生<sub>臣</sub>卞爾巖

膳錄貢生<sub>臣</sub>劉錫珪

膳錄監生<sub>臣</sub>范維城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三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孫靜

字瑞

字

與

孫

貢

字

鄰

字

震

字

香

孫輔

字

與

孫

匡

字

泰

字

韶

兄

孫

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族

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



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塘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

原注祖加反

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

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羅以然火誑朗

謹案今志作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與此合通志亦作羅

便分

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

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

原注會稽典錄昕字大明少游

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

謹案陳志作不樂出仕通志作出身

與此合

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

家五子嵩瑜皎貞謙嵩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

峻綽生緄峻緄有傳

謹案此下闕子瑜皎

貞字季明兄皎既卒代

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  
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與  
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  
與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  
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  
還權詔使在前往駕過其軍見與軍陳整齊權曰初吾  
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  
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與亦受

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登朝列者數十人年四

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

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貞後

謹案孫霸子亦名壹疑與子不當與

大帝孫同名

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

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

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

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

千餘口及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

吳侯以故主曹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

命遂共殺壹及邢氏

謹案陳志此下有壹入魏黃初三年死八字考曹髦紀壹以甘露二

年封吳侯四年為婢所殺不得云黃初三年也故郝書削去不用

張梁有算略孫權尤

賞拔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慮水道沂流二千里一

旦有警不相赴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僚議之權曰

諸將吏勿拘位任各言計策諸將或言宜立柵柵夏口

謹案陳志無下柵字

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時梁為小

將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

樹賞罰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  
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  
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十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  
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得即超增梁位累遷  
至沔中督卒

孫賁字伯陽父羗字聖臺

謹案聖臺陳志作聖壹考孫  
堅字文臺弟靜字幼臺賁為

堅兄則此作  
聖臺者為是

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方孩賁自

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

吏從征伐堅卒賁攝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  
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  
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  
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  
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  
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  
豫章策追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  
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

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也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公瑾為作執援一舉可定也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字公達性精敏幼有令譽年九歲



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  
脩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  
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致之法論者多為  
言之

謹案今志作多有為言監本作多為有言此作多為言之較明晰

濬猶不釋鄰謂

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談仲膺又有  
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  
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之於事何如濬  
意即解燮用得免仲膺名劾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

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故云鄰遷夏口沔中  
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亦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  
及叔父安熙績皆厯列位子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  
無難督詣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  
死策族兄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香從堅  
征伐有功拜郎中與賁及吳景皆為素術所用香為汝  
南太守景守廣陵太守而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  
香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何如爾景即棄守

歸責困而後免

謹案今志作困而獲免監本作困而後免

獨香以道遠不得

還術僭號加征南將軍卒於壽春

謹案目錄此下有孫輔傳今闕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一名儼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翊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過遜面責松

松意色不平遜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

謹案其鄙與監

本陳志合今志作某鄙

是以承意進言輒變色何也松曰屬亦自忿

行事有此豈有望邪黃龍三年卒漢丞相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

餘

原注江表傳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啟

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錮終身裴松之曰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地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

圍新城中流矢死

謹案今志作權兵在外毛本作提兵與此合通志同

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

親提兵在外謹案今志作權兵在外毛本作提兵與此合通志同皓意不能平建

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僞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

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既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儵字仲節給事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孫韶孫桓傳今闕

議曰雲雷構屯龍蛇起陸乘運契會族大而智且勇者

勝優者天飛而為主其次叶比攀附而為侯為王各著  
功烈享富貴故孫氏之有江東自父兄子弟外而諸孫  
之雄若是焉足與魏夏侯曹氏抗衡而立國矣

贊曰鳳翥斗區龍起江臯附翼攀鱗撐挺泓濤勇能將  
領才堪器使維城增峻玉壁金址